

不思議・台東行

——箴言・詩篇聖樂團

隨行服事側記

文／春芳

信仰
專欄

事奉心得



不論幕前幕後，眾人同心按著一個節拍器的計時，合作無間地向神獻上心力。

2012年下半年，因教會活動而被邀請「說見證」，因為型式不同，所以不能採用「一篇到底」的方式準備，這對我很新鮮，準備起來，也感受到神對我的照顧，是從這麼多的方向匯入澆灌，讓我或這樣、或那樣都能看見恩典的蹤跡，但也因為這樣，我竟俏皮地想像，這是要準備向「人生交卷」嗎？此刻的恩典記錄，是生命階段性的「小結」？還是一生的「總結」呢？

我還沒有被結算，卻在不久後接到詩篇・箴言聖樂團的徵召——在2013年預定於台東的佈道服事中，做一枚小石子，以它為引，來設計節目內容。雖然內心害怕，卻在前段日子密集的準備中，看見主早已運籌鋪陳的蹤跡，我心裡也才明白，為甚麼好端端的日子，竟湧入這許多的「約定」！

見證的主線是10年前懷小女兒的體會，重新去想當時的心情，那時的「無字天書」，經過歲月的淘洗，浮顯了許多當下不能辨識的字句，在沉默中，靜靜咀嚼，10年，「回甘」是心底的滋味。我想起——曾聽說古時民間社會裡，大戶人家若生了女兒，就會準備一些白酒放到地窖中釀製，等到女兒出嫁的那一天，拿出來招待婚禮上的賓客，這是一份父母贈與女兒貴重的嫁妝。10年過去，我發現，我那生命只有3天的小女兒，也釀造了一甕屬於她的「女兒紅」，只不過，那是贈與我獨享的陳年佳釀。2009年我曾首次啜飲，2013年再品一回，以「神恩典」為酵母的自然發酵，「時間」給了純粹的意義，在回憶往事中，我的理解、我的感謝也是層層疊疊的。

當樂團與詩班都練到90%的完成度時，我才被通知進入彩排中，實練口述效果，做母親，真軟弱，說起往事，雖然心裡明明是感謝的，卻總在百感交集中，哽咽停詞，我為此向神切求，一直停頓總不是辦法，我一定要練習到將見證都刻在心版上，情緒不波動才好。

在台北教會的最後一次彩排，工作滿檔的舞者奕彤，帶著一大束觀眾致贈的花束、不及卸的妝，在擁擠的時程與車陣中，急急來到我們之中，不過是喘了幾口氣，便與等她逾時的樂團合作起來，在《泰伊絲冥想曲》的樂曲裡，纖細的奕彤靈動的舞蹈，與音樂交談，說著我們都能心領神會的無言詩，當樂止舞畢的那一刻，我們都忍不住鼓起掌來，對於我們即將出發被驗收的忐忑，這一幕讓我們添上一股無愧的信心。

9/14從台北車站到台東車站，6小時不出站的搭車時間，更遑論從新竹以北其它城市來此會合的個別時間，西部的便捷與高鐵養著我們舒適的胃口，深諳我不慣搭車的先生，建議搭飛機前往，可是我知道，此行「獨飛不宜、同行才是王道」，只是怎麼

想，都覺這車程讓人不可思議，還好熟年的我，有一套應付軟弱體質的方法，以心之愉悅轉移注意，一本精彩的厚書、幾段有聲書Mp3、幾包只有旅行才犒賞自己的小點心、一瓶大水罐，種種，都讓自己以旅行的心情出發，好好地在我「移動的書房」裡享受。

中午出發，日落漆黑中抵達台東，一出站，當地同靈們的燦爛笑聲，都為我們終於可以走動的自由，更添快樂心情，搭上等待的遊覽車，半小時後，我們終於抵達真正的「休息站」——美和教會。

嶄新的美和教會，相信當地信徒都還沒盡情使用過，就被我們的歌聲與樂聲，樓上、樓下完全充滿，從前鎮來的西乃山詩班和東南區聯合詩班的同靈已開始練習，因為已近9點，我們以沒有浪費半點時間的效率，首次南北詩班一起團練，因為這一場在台東縣政府文化中心演藝廳「黎明的曙光」的演出，是採微型音樂劇的型式演出，詩歌部分，三個詩班不分工而是完全的合作，所以曲目的熟練都已是完成的進度，今晚，則是走位的確定及詩班與樂團的默契大結合。



「大軍未發，糧草先行」，當節目組在美和教會摩拳擦掌時，舞台佈置則在文化中心演藝廳同步作業，11點在美和的人員已準備輪流梳洗就寢時，舞台佈置還在如火如荼的調整，如果要對聖經裡「互為肢體」的協同理解，那在會堂中例行服事的運作，真算是一般，在這裡，我睜大眼睛所閱讀的也是不可思議的合作與分工，在那麼多的細節裡，藏著多少天使般的智慧與靈思啊。



不管認不認床，不管昨日的疲憊是否恢復，戰戰兢兢，都已在9/15的清晨5點多揭開序幕，梳髮與化妝的服務各就各位，詩班人員輪番受服事，每個人都受到細膩的巧工伺候，各如其分地妝扮，8點多全體搭車前往文化中心演藝廳，開始今天的倒數計時。

真正的空間，真實的燈光投射，真切的踩踏階梯，每一個適應與走位，都要熟悉，關節要記憶，裙擺要提起，不允許東張西望，不能有遲疑的慢板，雖然是一群人在臺上為伴，卻要像自己在獨演般肯定。演出的是如此、布幕變換的是如此、進與退的暗示是如此、幕前幕後同心按著一個節拍器的計時，合作無間地同唱一首服事的歌。



9/15在台東的服事，不是聖樂團2013年年度裡唯一的發表，在7/11，就已經先有國家音樂廳的大型演出，內容與這次自是不同，而在7/11以後僅有周日才能團練的短短時間裡，我想所倚仗的是團員平常「蹲馬步」的紮實工夫，若有人只想行前「共襄盛舉」地參與服事，絕不可能將事情做好，因為有太多的默契與配合，是要在時間的釀造裡準備與行進，我感覺到有二種獨立而不相斥的特質存在每個人身上——向個人，是「不小看自己」，所以各人盡情發揮所

得恩賜；向團體，是「把自己看小」，不放大自己的身分，完全配合團隊的時間表，將對心力與等待的浪費降至最低。這一個本來就對自己很有要求的團體，「紀律」是他們共同的特質，也是他們總能持續進步的原因，對於「美好」，人人都有「意見」，只是那「意見」是往自己心裡去，與自己面對面——真誠的要求與自省。

聖經上說：「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、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事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」這「理所當然」的服事，聖樂團總是持續進行，因為他們無法允許自己等到「錯失了」，才徒呼「早知道」的喟嘆，我們有這樣一個團體，總能呼喚我們心底那願意習之、效之的樂意之情。

當我們在下午3點20分結束演出後，前鎮詩班與東南區詩班仍在台上，為將散場的觀眾送上祝歌，而來自台北的一群人，再度在後台快速換裝，趕赴在廳外等待我們的遊覽車，因為4點40分的火車又將帶我們北行。匆匆抵達台東車站，竟然出人意外地還有40分鐘的空檔，意外的自由，讓喜歡吃釋迦的我享受產地的滋味，木棧平台上三三兩兩的放鬆，透著盡心盡力服事後，心靈與情意的滿足，這是我們的工價，我們舒服地享受著！

當我抵達家中，已逾11時，好紮實的7小時車程，這趟與聖樂團的隨行服事，於身、於心，都讓我有太多的不思議，只是這不思議，卻是教人充充足足地體會聖靈裡的喜樂與滿足！

